执行主编：刘琳佳 责任编辑：刘雪娇 电话：(0451)84612187 E-mail:lnliuxuejiao@163.com

方寸宫扇藏古韵

G 国韵非遗

团扇古称宫扇，是中国传统手工艺的重要代表。从宫廷御用到非遗工坊，一把团扇凝聚缂丝、刺绣、书画诸艺。如今，北京宫廷团扇制作技艺已列入市级非遗，苏式缂丝亦入世界非遗名录，老物件正以新姿态回到当下生活。



团扇因形如满月而得名，最早可追溯至夏商周时期的障扇仪仗，汉代起逐渐走入日常纳凉。班婕妤曾以齐纨素绢比喻扇面皎洁，写下裁扇如月的诗句。唐宋之时，文人喜在扇面作画题字，宋代扇面山水花鸟细入毫端，宋徽宗草书团扇至今仍是艺术珍品。清代宫廷将团扇推向精致顶峰，故宫现藏成扇类文物近万件，其中团扇多为清中晚期旧藏，分书画绢扇与织绣扇两类。

宫廷团扇之贵，贵在材质与工艺。扇面取绸、缎、纱、绢、罗，亦有藏经纸扇；扇柄用竹、木、玉、象牙，配流苏扇坠。最负盛名者当属《缂丝》，以通经断纬之法织就，承空视之如雕镂，素有“一寸缂丝一寸金”之说。清代后妃所用团扇，常施缂丝、纳纱、打籽、堆绫等技法，扇面绘仙鹤寿桃寓长寿，绣石榴蝙蝠寓多福，方寸之间皆是礼制与心意。

团扇不仅是纳凉器，更是身份与审美的载体。汉唐新娘出嫁以扇遮面，称却扇礼；仕女掩面扑蝶，扇随人转，添几分含蓄。清宫剧中所见明黄缂丝桃鹤扇、红缂丝海屋添筹扇，皆有所本，并非虚构。

这项手艺曾随折扇兴起而式微，却在近二十年重新被看见。北京宫廷团扇制作技艺于2017年列入西城区非遗，2021年入选北京市级非遗，代表性传承人梁季兰绘百把工笔花鸟团扇，将画意与诗情织进绢面。苏式团扇、四川自贡龚氏竹编扇、广西桂林剖丝团扇各具地域风格，其中苏式缂丝织造技艺2006年入首批国家级非遗，2009年随中国蚕桑丝织技艺入联合国人类非遗名录。

今日团扇早已跳出“老物件”框架。汉服配饰、婚俗礼赠、博物馆文创、服饰摄影中都能见到它的影子。年轻匠人把老线新染，把宋画构图移入扇面，让缂丝不再只躺在展柜里。中央美院学者评梁季兰作品，谓其于清晰与朦胧、鲜丽与雅致之间尽显中国味。

团扇的传承仍面临现实难题。缂丝一日仅织数寸，学艺周期长、收益慢；竹编剖丝需手稳眼准，老艺人渐少。好在非遗进社区、进课堂让更多人体验绷绢、描稿、刺绣的全过程。一把扇子从选竹、烘框、裱面到配坠，十几道工序全靠手作，慢，恰恰是它的价值。

宫扇不语，却把千年来中国人对待夏风、礼仪与情感的方式，收进一轮圆影里。它提醒我们，非遗不是标本，而是仍可被握在手中、摇出清风的活态文化。

本报综合

Y 一姓一史

彭祖开枝散叶 一姓走遍山河

彭姓的故事，从一场鼓声说起。上古时，陆终第三子篯铿受封于彭地，就在今天江苏徐州一带，立起大彭国。他因献羹于尧帝、历经夏商而被称作彭祖，子孙便以国为氏。商代武丁灭大彭，族人四散，彭姓从此离开发源地，沿着中原向南、向西慢慢铺开。

商末国灭后，一支彭姓迁到河南南阳，彭仲爽入楚为大夫，把根系扎进荆楚。汉时长平侯彭宣举家迁淮阳，在当地成了望族。魏晋大乱，彭姓跟着南渡人流一路往江西、福建、四川走。安史之乱后，彭构云迁袁州宜春，江西彭氏自此兴起；宋时彭延年任潮州刺史，落籍广东揭阳，闽粤两支就此繁盛。明清两代，彭姓再从闽粤渡海去台湾，也走向东南亚和欧美。如今全国彭姓七百六十多万人，湖南、四川、湖北、广东、江西最集中，光湖南就占了近五分之一。

彭姓不只是人口多，眉目也清楚。郡望以陇西、淮阳、宜春为要，堂号多取积庆、述古、敦本之意。族谱里常见字辈排得整齐，崇文、重孝、向学是老规矩。更特别的是，彭姓源流里既有颛顼祝融一脉的正统传承，也有历史上羌、苗、瑶、满、蒙等民族融入改姓的痕迹，所以它既老，又一直在吸收新血。

翻彭姓人物，像翻开半部功名册。战国有哲学家彭蒙，西汉有梁王彭越，汉臣彭宣；唐有彭伉，宋有彭龟年、彭止；明朝彭时入阁，清代彭玉麟建水师、画梅花，是湘军里少有的文武清臣。近代以后，彭姓里走出更硬的气节：彭湃烧田契闹革命，彭雪枫马革裹身，彭德怀横刀立马。老百姓念叨彭德怀，不全因为元帅衔，是因为他说话直、骨头硬，替底层人撑过腰。一个姓氏能长出这样的后人，根脉里自有股不肯弯的劲。

彭祖活八百岁是传说，但彭姓活了四千年是真的。从彭城鼓声到武夷山雾，从庐陵书院到揭阳祠堂，再到今天城市里普通姓彭的年轻人，这根线没断过。它不靠喧哗立世，靠的是迁徙中扎根、困顿里起身。你遇到姓彭的人，或许不会先想到大彭国，但那股从徐州老城墙下带出来的韧，还在血脉里轻轻响着。本报综合

D 德育故事

王柏敬斋

【原文】

宋王柏，号长啸。后著《论语通旨》，至“居处恭，执事敬”，惕然曰：“长啸非圣门持敬之道。”更号鲁斋，自著《敬斋箴图》。出一“敬”字，为日用躬行之则。夙兴见庙，治家严饬。当暑，闭阁静坐。子弟白事，非衣冠不见。垂殁，整冠端坐，挥妇女出寝门，惟子侄门人侍终。年七十有八。

士有万物皆备之身，而不以古今自任、经纶自期者，皆自遏其躬也。柏每以此语士大夫，由其爱人以德耳。所讲谢上蔡“居敬贵穷理”之旨，条畅莹白，听者悚然，意融心服，虽乡之耆德，亦执弟子礼焉。

【译文】

宋朝有个王柏，起初自号“长啸”。后来他编《论语通旨》，读到“居处恭，执事敬”两句，心里忽然警醒，感叹说：“‘长啸’这种名号，不合圣人门中‘持敬’的修养之道。”于是改号“鲁斋”，自己又写《敬斋箴图》，提出一个“敬”字，作为日常亲身实行的准则。他天一亮就到家庙拜祖先，治家严谨整齐。夏天炎热时，关上阁门静坐养性。家里晚辈有事来禀报，如果没穿好衣、戴正帽，他不肯接见。临终时，他整好衣冠、端坐，让家中妇女离开卧室，只留子侄和学生陪他走完最后一程，享年七十八岁。

他认为：读书人本有“万物皆备于我”的身子，若不用古今圣贤之道自任、不以经世济民自期，那就是自己耽误自己。王柏常拿这话劝士大夫，这是用德行爱人。他讲谢上蔡“居敬贵在穷理”的宗旨，说得明白透彻，听的人肃然动容、心里佩服；连乡里德高望重的前辈，也向他行弟子礼。

中华故事

宋朝的砚台与清官

北宋初年，有一个官员想送给宰相吕蒙正一方宝砚，但知其一尘不染，怕碰壁难堪，便说要卖给他，夸耀此砚非同一般，一呵气即润，不须注水，湿润后即可磨墨作书，并说10文钱卖给您。吕蒙正顿时明白了，如此砚中之宝只要10文钱，其背后目的不言自明。于是，他对“卖砚者”说：“此方宝砚即使一天能呵出一担水来，也不过只值10文钱。我还是不要了。”

像吕蒙正这样拒绝“雅贿”，两袖清风的官员在宋朝不乏其人，《宋史》有包拯“不持一砚归”的故事。宋康定元年，42岁的包拯调任端州知府。端州盛产端砚，此前的知府趁着进贡之机大都敛取贡数几十倍的端砚，来赠送给当朝权贵。包拯却命令制造的端砚仅仅满足贡数即可，他在任期间没拿一方砚台回家。

这段佳话千百年来被代代相传，还被衍变为一个美丽的传说：在包拯离任归朝时，男女老幼不约而同地来到码头，为这位“青天”送行。一些士绅官员发自内心地赠送礼物，但都被包拯一一谢绝了。官船在一片依依不舍声中沿江而下，当来到羚羊峡时，本来万里无云、风和日丽的天气突然狂风乌云，浊浪翻滚。包拯感到事有蹊跷：莫非手下人背着自己私受贿赂，藏于船上？他立刻把随行人员叫来身边盘问。他的书童连忙跪下，禀告说曾私下替大人收下一方端砚，放在了船上。包拯当即命令书童快快将砚取出。这块端砚，外用黄布包裹，砚身雕龙刻凤，鸲鹆眼碧绿晶莹，果然是方罕见宝砚。包拯拿起端砚，瞧也没瞧，随手将其抛入滔滔江水中。

郑学富